

(报告文学)

“严厂长”列传

马养奇



他不姓“严”，姓张，名文远。然而，在兴平县奶粉厂，人们称他“严厂长”，他也接受。

“办厂嘛……”这是文远的口头禅，言下之意，不严不行，不严会乱套，不严没效益。于是，他严得可以，严得吓人，严得连早已亡故的二老双亲在坟里胡折腾，自己常常睡下作恶梦。

“张厂长，我下次再不上班睡大觉……”一位锅炉工可怜巴巴向他检讨说。“那不行，”他毫不通融，斩钉截铁，“我们兴奶粉不允许下次。”

那位工人被他解雇了，他背过人掉了两股泪。又一次，一位收奶的女工将帐算错了，怕受厂里的惩罚，就要起小心眼，在会计帐上作手段。事情败露后，文远知道了，当即拍板扣发她三个月工资，并将合同工改为临时工。姑娘托人来求情：“文远，把娃吓个就算了，工作，谁能保证不出差错呢？少扣些，哪怕给娃留点生活费。”



文苑

刊头设计 刘玉文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“不——”文远瞪眼睛，“我才不想与人过不去，可是这个先例不能开。纪律嘛，应该是铁的，如果全厂61名职工都要求原谅上一次，我们奶



粉厂还办不办？”就这样，文远又将人得罪了。1985年，张文远的外甥在厂里表现越来越不象话，大事做不来，小事看不上，纪律松懈，吊儿浪荡，别人干活他闲转，这还没人敢去管。群众背后议论：“人是人，鳖是鳖，喇叭是铜锅是铁。看文远咋处理？”文远感到问题严重了，“辞退！”管他亲的、疏的、远的、近的，不较“真格的”办不成事。结果，决定一公布，他姐首先不答应，急火火找到厂里来，骂文远是个白眼狼，“你是怎么长大的？如今翅膀长硬了，用不着你姐啦，就可以将本事给自己孩子身上用！”文远耐着性子等姐姐把满肚子怨气发泄完，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姐，事已如此，吵也没用，你回吧？”

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今年年初的一天，村支书的娃将厂里冷冻机上的铜管拆下来，锯成节，偷到厂外卖，导致几千元的设备不能用。东窗事发后，许多人认为文远奈何不了那个娃，因为他与支书有交情。可是文远与大家想的不一样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该除名照样除名，你不爱我们奶粉厂，我们留这样的人也没用。

他不单对工人严，对干部更严，一次就免掉了两位副厂长，县上的领导说他做得过头了，文远说：“严是爱，松是害。我对个别人的仁慈，就意味着对全厂职工犯罪。”

现在，兴奶粉在严中走入正轨，1987年，全年全员生产劳动率达到4万元，为国家上缴利税38万元，“桂花”牌全脂牛奶粉荣获咸阳市优秀产品奖，厂子被评为市先进企业。张文远被咸阳市命名为农民企业家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送别

惠建宁

走向那片生长
重话与传说的
北草地

胆怯的红军

“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快”

不久，南京打来电话，指令张学良移住安徽黄山，住进段其瑞的别墅“居士林”。三天后，当地县政府派专人来找刘乙光，通知他赶快去接南京的电话。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的，询问了路上的情况，要刘乙光随时报告以后的行动，并令他们到江西萍乡待命。在黄山住了不到10天，他们又到了萍乡。这时南京沦陷，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西逃，萍乡地方小，逃难来的人多，秩序混乱。此刻蒋介石已去重庆，无暇和刘乙光联络，张学良的行动都是接受戴笠的命令。张等在萍乡“待命”不到一个月，军统局来电令他们迁往湖南郴州。面对这丧权辱国的节节败退，大逃跑，大迁徙，张学良心情沉重地对人说道：“唉，日本人跑来比我们跑得还快，我们还没有住定，又要奉命跑了，跑远一点好吧！”

到郴州后，军统局指令他们住在离县城4华里的苏仙岭。由山麓到岭上有七八里路，也莫是远离尘埃了，张学良以为这就是目的地，以后就在山上度过，情绪比较安定。有一天张学良到县城一个浴室洗澡，刘乙光与张并肩而行，十几个警卫人员跟随。途中突然一个炮兵中校迎面而来，发现张学良后立正敬礼。张学良异常镇定，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，未予还礼。可是却把刘乙光等人吓坏了，就扯谎说浴室人多不便，改天再来。后刘乙光派人调查，此人是东北军的旧部，现任炮兵团的副团长。这个炮兵团所属的旅是由东北军炮兵改编而成。经过这次事件后，特务队如临大敌，加强戒备，严防出事，刘乙光不放心，又把张学良转移到离郴州四十

公里外的一个小学校去。不到一个月，军统局又命令迁往湘西沅陵。张闻信闷闷不乐。在搬家的前一天，他看着墙上的地图说：“东北这块好地方，现在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？”又指着湖南的地图说：“我们在这儿又能住多久呢？”

张学良到达沅陵，住在军统局指定离县城二华里的凤凰寺。1938年9月，当时担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，曾来这里专程拜访过张学良。张学良再一次表示要参加抗战，并说若能出去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张治中建议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。张学良当即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出来抗战，要求见面详陈一切。张治中回去后，即派人送给蒋介石，结果石沉大海。杳无回音。战局一天比一天紧张，大家都晓得在这里再住不了几天了。此后张学良的价值在蒋介石眼里更加下降，再也没有法官显贵来理他了，军统局对他的生活待遇也一天一天地下降了。



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

林杉

由香港辗转来到修文，与张学良共患难。稍后于凤至因患乳癌赴美就医，从此竟成永别。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研究明史情绪极浓，一天到晚为张整理笔记，使张学良的心境逐渐开朗。1941年5月张学良突患盲肠炎，刘乙光急电重庆请示未复，经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协助送贵阳医学院开刀。张病愈出院时向刘乙光表示，希暂住贵阳，经军统局同意，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。但重庆方面觉得麒麟洞离贵阳太近，目标太大，不久就把他迁往开阳县刘育乡，住了两年多。1944年冬，又迁往桐梓乡天门洞。抗战胜利在望，获释参战更成泡影，加上不断迁移，张学良精神更加颓丧，身体日渐羸弱。1945年春，东北籍国民党中委莫德惠来桐梓看望张学良，并带蒋介石送给张一只怀表。张学良语意双关地说：“时间不短了，这块表很好。”当时莫德惠由戴笠派的军统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行。张莫谈话，李寸步不离。有一次漫步时，甩开了李肖白，两个悄悄谈及几时可重获自由的问题。张自己估计有两个时机，一是抗战最后胜利之时，一是全国各党派团结合作，推蒋介石为大总统之日。谁知他的这两种估计都落了空。(四)

捕鼠记

邓清华 (散文)

凌晨，我与妻正酣睡，忽被“斯喇斯喇”之声惊醒，遂拉灯，下床，音遁。复睡，又惊醒，听出响源在床下，疑有异物，于是同妻起床，范围缩小到一只盛鞋的纸箱。拉出，箱侧有一齿轮状圆洞。“有鼠！”急忙中我将箱盖捺住，并将纸箱端于门外楼梯。妻捏亮手电，搜寻，无鼠毛半根，只有一些纸屑。正待物归原处，忽听“吱吱”两声悦耳啼叫。复细寻，在一只棉鞋里出现了粉红色的一堆躯体。妻惊呼，闭眼，疾退；我则勇敢向前，将那些东西击毙。

又睡，妻却说：“有幼鼠必有母鼠。”于是二人筹划对策，决定将吃的东西坚壁清野，堵塞门底漏洞……

第二日请假半天，运用优选法原理，联系房子实际，想了几种方案，最后决定“大清剿。”封闭各室之间通道，按照易先难后原则，首饭厅，次厨房，皆无大喜。“小鼠藏于卧室无疑！”于是搬箱挪凳，忽见两只寸多长的灰鼠，闪烁着狡黠的眼睛，对我们似乎不屑一顾。我愤怒，集中全力，终于将其消灭。

妻庆功，二人沾沾自喜。不料第三天发现门后有十几粒比绿豆还小的不明物，于是左手握放大

叫我无法对你道声平安
村前的那棵老槐树下
是我时常默读
你书声的地方
这阵子有那么多的人
为你送行，我怎敢
再去数它新生的枝

数它新生的叶
那就叫我的眼睛
爬上村口烟筒里
高高升起的炊烟吧
默默地 送你一程

镜，右手持镊子，方见物呈核状，色黑，稍硬即扁。呀，还有小鼠！于是移柜撤箱，反复几次，终寻不见，直至衬衣湿透，方觉此法费力费时，后悔没有采用工具。

遂投资一元，买回一只“中国制造”鼠夹。掰小块馍，滴些许香油，挂于鼠夹铁钩上。第二天起床后大喜：一只寸多长的小鼠被拦腰夹死。于是滚水烫鼠夹，刀枪入库。

忽然妻子问：“是否还有？”她建议给门后放些米粒，考证考证。我认为亦好。

中午下班回家，看门后，米无。二人大惊：“还有！”鼠夹复撑好。晚上回家，看鼠夹，钩上馍无，铁夹未翻，大骇。又挂馍，馍又无。无奈反复几天，妻说：“还不如买些磷化，药死了它。”后而又否定：“死到哪个存屁里臭死人。”



茫茫中我猛地想到刚才吃的饭：“扯面！”“扯面？”妻子怀疑我神经系统被小鼠搅乱。我并不解释，找个碗，放面，撒盐，加水，顺时针搅十分钟，放置半小时，团圆，挂钩上……小鼠果然又去吃，触发了机关，临死嘴上的面还和钩上的面相依相连。至此，鼠全灭，得经验：对付狡猾而贪婪的小鼠必须经常变换手段。(插图 积令)

居山拾零

党高第

△白桦林中，一株不盈尺的娇嫩藤苗，孤单地张望着，风摇曳着它。我顿生怜悯之情。旁边的境况又使我愕然：一根古藤竟把一株高大的白桦缠勒得行将枯萎，残枝败叶仍在，有气无力地呻吟，似诉如今的不幸！

藤苗不乃就是强壮的藤蔓了，不知又是那棵大树的劲敌。我拔了它。扔了。

忽视了小的错误，并任其滋长，会带来罪孽！

△顽石嶙峋的河滩上，有耐人寻味的情趣。

硕大的石块就是人称的磐石了。置身于水的环境中，任你去想，去想……

磐石，流水剥蚀了它的棱角，（棱角里全是可靠的成份吗？）我却觉得它丰满了，坚韧顽强的风骨犹在。再大山洪的冲击，它依然执著不移，雄壮的涛声是它的交响曲。

毕竟本质为石。

△窗子的顶角处，蜘蛛借着蚊帐的一角织了一张网。

蜘蛛整日守着。蚊虫常被网络缠绕，为蜘蛛吞噬。我觉得很有趣。

飞来一蜜蜂，触网即粘。它百般挣扎也无济于事，终于让蜘蛛饱食了一顿。我又觉太可惜了！

网，使我安然，少遭蚊虫叮咬。

网，为何竟不放过误入其间的蜜蜂？